

v
B942.1
Y39

冊: 24

傳家蛇珠錄

張書廣稿本



卷二

通

崇祀鄉賢禮部左侍郎嚴公我斯傳

湖州府志

壽光縣知縣嚴公允摩傳

全上

崇祀鄉賢温州教諭嚴公允斯傳

全上

去如家公傳略

族孫魁熙

始旦先生家傳

文庵

山東曹州府同知孫林嚴君墓誌銘

梁同書

崇祀節孝嚴公廷瓚傳

湖州府志
烏程縣志

嚴孝子拔蠻始末

族孫章福

邵武縣知縣嚴公德泳傳

福是通志

漳州通判嚴公述曾傳

湖州府志

永康訓導嚴公啟煜傳

全上

薦舉鴻博常明州知州嚴公遂鳳傳二首

全上

送嚴汝冊序

唐紹祖

卹贈朝議大夫寧陽廳同知嚴公一青傳

湖州府志

選序嚴公家傳

蔡之定

嚴修能先生傳

湖州府志

陸綺嚴府君家傳

張鑑

嚴孝子莘田先生傳

曹錫寶

鸞坡嚴先生墓誌銘

孫星衍

國學生嚴君家傳

張鑑

誥授奉政大夫嚴府君墓表

潘衍桐

嚴秋熊先生傳

沈家本

嚴鐵樞先生傳

烏程縣志

嚴虛白先生傳

姚學瑛

576337
D.7.129

國史循吏列傳

誥授中憲大夫遵化直隸州知州嚴君墓誌銘 沈家本

蕭虔嚴公家傳

王樹榮

江蘇候補同知嚴公恭壽家傳

沈冰熙

卷三

嚴氏女婦節烈令傳

南大斌

張氏女貞節記

歸有光

明故嚴母吳孀人墓誌銘

董份

族侄去愚繼配節義張氏紀略

叔鳴霄

節義胡氏紀略

族叔義涵

嚴烈婦戚氏傳

賈孝遲

嚴姚氏死義狀

賈孝昌

節孝賈氏傳

賈瑞

嚴節妣陳氏墓碣銘

族子可均

嚴母沈太夫人家傳

王樹榮

七室馮淑人事略

戚豐述

崇祀鄉賢禮部左侍郎嚴公我斯傳

嚴我斯字就愚號存庵歸安人有穀_傳別有子康熙三年進士

殿試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歷官禮部左侍郎立朝端介

絕黨援趨附之羽致仕後林居十載杜門謝客依然寒素以著

述月娛文章操行爲時所重年七十餘卒

賜祭葬崇祀鄉賢_{湖州府志}

壽光縣知縣嚴公允肇傳

嚴允肇字修人號石樵歸安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壽光知縣

允肇幼能文稍長諱子百家淹貫略盡好學不倦著述益工尤

潛心於八家之作得其真徐抗隆周不中節詩文為吳偉業王

士禎所稱賞著石樵詩稿宜雅堂集

人泐州府志

崇祀鄉順溫州教諭嚴公允斯傳

嚴允斯字令名號恭庵我斯別有弟以貢生授溫州泰順教諭

學官傾圮允斯捐貲重葺集生徒講學身為切劘遷國子監博

士以親老不赴歸築晴退庵以終養烏歲疫施棺施粥鄉里

賴之著有儒學軌範家訓各一編藏于家卒祀鄉賢

猶子民彝字維則歸安貢生鄉里稱為長者

湖州府志人物傳

去如公傳略

去如公諱世祥誠字行父養濠公徙居常熟虞山甲甲之變殞
身鋒鏑舉家離散母錢氏倉皇避寇絕音耗公既長隻身尋親
聞闕兵變糧絕丐食以行至淮陰遇去姬憐之詰得蹤公以寶
對姬告城西瓦巷中有嚴母寄居急往視果母也相持而哭里
人欽其孝歛金助之得還虞有尋親紀言詩八首其序曰
嗚呼乾坤黯淡石馬宵馳榛棘蒼涼銅駝曉沒哀哉生之不幸
值天步之多艱嚴父捐軀痛招魂而莫返慈母失路嗟覲面其
何從渺長途空灑孤兒之血蕭曠野誰憐客子之魂明知

旅此艱難敢惜微軀跋涉墨衰旣通積骨如邱赤脚肩蒙暴兵
載路肆鞭笞於五夜幾同斷養吞聲露聲習於崇朝屢向強梁
亡命三秋風雨江皋之瘦骨堪憐千里烽煙通左之流言天
蕭條此際安望生還予在他鄉何如死所豈意彼蒼默佑忽重
逢於絕糧委命之辰還感里老同聲更共倡夫脫粟分金之雅
輕舟泛一祚往事於煙波若兩妻一慰離愁木布店鄉閭漸近
城郭依然弟兄聞信以表迎妻女倚門而遥睇牽衣入戶語盡
增悲扶杖開樽歡成破涕爰適登筵之日終茲停棹之晨雖欲
編歌聊比軍中加秦妻涼撥調漫依江上琵琶非日吟詩亦以

紀痛云爾詩云河山板蕩竟如斯漂泊干戈痛莫支本為逃名
依瀚海翻教家難在荒埤顏齡嚴父悲鋒鏑多病懸親泣路岐
一自山關腸欲斷早恃歸信絕妻兒甲帳黃塵到處漫擬尋
消息垢難占青燐滅沒晨驚犬鐵馬嘶鳴夜嚼銜瘦骨久拚殘
草裏橫鞭時受暴兵相緣思天外十行淚老眼摩挲鬚雪添
江南半壁總鳴鑼敢畏風塵戰馬驕兒可橫經難出戶年還短
髮未垂髻飄零白鬚身何竄黯淡青山路獨還最是傷心秋欲
盡動人時聽雨滿雪霽冰天慘不禁江都歷徧又誰陰白
頭但得孤身在赤脚何辭萬里尋歡怨閭闔多路阻屢傳消息

又兵臨回思孤枕荒城畔烽燧驚心痛碑深 茆屋兵殘村半
虛傳囊舊并生歡飲偶聞老嫗閨中語却得高堂亂後居好事
家攜杯茗至聞名人簇畫圖如牽衣一慟斜陽裏扶掖江皋步
履徐 東燭重看是與非相違不信竟相依止緣病久形容槁
沈復愁多飲噉秭娘花編雲聊共慰亂離還幸得同歸夜深節
店淒其月影落孤籬未解衣 買得扁舟掛席輕雪花和雨正
縱橫衣囊簡樸悲絳大母子蒼涼訴甲兵遂閣關心覓婦淚草
堂占易弟兄情歸時茗悶於陵仲并上糟餘舊養生 停棹家
園淚染頻重將離別說敵辛靈掘兵燹忘身日浩劫山川訪母

辰賴有天心憐白髮堪悲父血濺黃巾挑燈細寫琵琶怨賀老
淒涼撥調新一甲子修譜失在查載叔祖東誠公錄其詩于家祭
條規簿內今亟補刊以垂永久懿字行族孫魁點謹誌

始旦先生家傳

先生諱颺達元諱允昇字始旦歸安人姓嚴氏先世平江嘉定
籍明初有諱達卿者始遷歸安六傳至貢生聰奉直大夫刑部
郎中諱而泰者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正恩府學廩膳生祖諱
欽府學生父諱爾珙縣學生母羅氏王氏配尹氏陸氏生四子
先生八歲而孤讀書知自飭勵少長就德清蔡氏塾有課尤嚴
周蔡姓補德清縣學生旋食餼於廩為文醇厚有法禮節尚書
蔡公升元先生之姪子也待先生恭尚書予告後時至石冢
間起居先生顧不肖數往家需遺飛禍或曰蓋以告尚書先

生弗應既而高書傾知之力為申救事既寢乃以告先生顧之
 而已嘗復疾高書以珍藥饋力卻之其介如此從弟某以文學
 負重名雅重先生延引以月觀先生心勿善也後果不令終與
 之遊者咸不免焉有來從學者居三月遣之歸曰可以棲矣久
 學於老夫且不利再三言乃涕泣辭去是年其人即舉於鄉人
 皆服先生之哲有族子患癰於廟宿先生過而哀之拉之俟為
 醫治之既活而去未幾遇諸塗則欲甘心焉問之乃以貧故先
 生矍然曰噫何必爾又與之米先生嘗贖人金八十兩無以償
 遂毀所居室賣求石償之遺石根二至今猶存云

曾孫元照曰吾鄉有舟居擊柝之丐大人人給米一升給之數
 十年矣所給米歲十石有奇嘗諭元照曰此汝曾祖之志也不
 可忘也昔汝曾祖貧歲收米不及十石然樂調郵每闕拆聲自
 遠至輒令汝祖取一杯米蹲水竊候其至而與之今吾易杯以
 升所以繼汝曾祖之志也不可忘也康熙中蔡高書烜赫甚吾
 家藉其力以得官者有矣汝曾祖雖甚窮不少動其心不少渝
 其節是豈矯而致然耶是無所得於學而能然耶烏乎曾祖之
 遺澤遠矣吾媿未能述也吾與汝交勉之期毋墜家法元照既
 謹次家傳并述大人訓誥以示子孫云

卷學文

山東曹州府同知孫林嚴君墓誌銘

君姓嚴氏諱文典字維穆一字葆林歸安人先世有諱達卿者
明洪武初自平江之嘉定徙居歸安是為桂林嚴氏之始遷祖
達卿生敬敬生敬長盧鹽運使敬生齡齡生字宇生茹茹生而
泰貢生贈刑部郎中而泰生正心廩生贈刑部主事正心生錫
刑部主事錫生爾琮進士吏部主事是為君之高祖爾琮生鴻
綸貢生鴻綸生德淳國子監生德淳生二子長天元縣學生
贈文林郎蒲臺縣知縣次英選國子監生 肥封文林郎君本
英選長子為英元後曾祖妣閔祖妣閔妣姚 贈孺人本生

母費 貤封孺人君中乾隆九年本省舉人十七年中禮部試
十九年補 假試 賜進士出身分發山東補蒲臺縣知縣卅
九年調曲阜卅一年陞曹州府桃源同知卅七年去病歸卅九
年九月卅九月卒年六十有一配高氏馮氏子男二人翼未婚
辛章傑國子監生女四人 封文林郎高世鎮候補府經歷王
若漁縣學生沈鑾工部員外郎吳邦基其婿也孫男三人孫女
一人皆幼君性鑒敏過人然有初試至成進士幾三十年轉以
科名之遲得肆力於讀書日久多所通曉不僅工文詞釋褐之
時年已四十所知益廣得知縣不得入館闕成情其文眾而君

以有此得盡心於民事頗自喜其治蒲臺也重學校平獄訟卹
山荒蘭縣役除蠹蠹蒲人畏而愛之治曲阜一如治蒲曲阜之
人又愛之曲阜知縣本以孔氏子孫為之乾隆中始以流宦代
至君財第二任前任者張憲主裁抑所為多不便於孔氏君始
至知狀乃大驚亟反張之政凡事涉 孔林者殫心竭力敬謹
以將事同銜聖公以下盡輸心焉陞桃源同知大吏題署東昌
府知府時以謠言劉嶽一擊夏延數有東昌所轄十有六縣因
係縣多君力為之平反藉以得活者二百餘人而卒以此忤大
吏意君勿卹也時君年已六十以 封君年老已又無子意忽

忽不樂乃告病奉封君南歸：逾年而卒赴至山東兩邑人
設位哭祭者逾千人致賻幾千金入曲阜名宦祠曲阜人又為
立專祠至今弗替君疾篤燬其平生著述今所存惟制義若干
篇所脩蒲臺縣志若干卷曲阜縣志修而未成君有小像十幅
曰香照者自為題詞餘姚震學士文孫見之歎為君之善於
古文而深惜如君之未盡也君卒之七月而章傑始生予與君
會試同年生未相識而章傑與予往還十有餘年今以誌墓之
文謂予予雖哀既不文不忍辭也君墓在湖州府城南道場山
之塔塢銘曰

峨峨道場松耶栢耶鬱：佳城君之宅耶祔厥後昆詒清白耶
子子而孫孫耶兮潤循吏之澤耶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 特恩加翰林

院侍講學士銜錢唐梁同書撰文

崇祀節孝嚴公廷瓚傳

嚴廷瓚字天佩烏程人父時敏以面責其族子賜過為賜所恨
給與出游擠之水死鬼未嘗廷瓚稍長問其母曰父安在母
告以故即慟哭齧指出血年十六自為狀以父冤控縣賜願上
官得免橫益甚廷瓚奉母徙居長興以避之以刻篆銅口置一
斧卧內中夜傍徨摩其斧而泣康熙己未母死既殮孝子乃出
其斧拜而祀之遂懷斧歸故里倉村社演劇賜萬方高坐觀劇
廷瓚直前斧其首首裂又斧其頸遂斃眾大驚廷瓚叩頭謝曰
某執雙非有他也詣縣自首縣令高必騰嘉其孝欲生之廷瓚

曰復讐子職也抵死國法也固不顧以子職廢國法縣列上其事
 府道臬司皆曰此孝子不可赦欲援昌黎復讐議請背撫其
 題而孝子已死於獄雍正中題旌入即孝祠湖州府志引俞
豐林嚴孝子傳
 嚴廷瓚村人震直翁孫父嘗責侄某過街之沉之水瓚甫二
 齡母朱氏撫之稍長泣述父冤死狀年十六控父冤某論斬則
 脫瓚奉母逃雒城為豪所有欲以女与之者不應又十載謂母
 曰兒年二十八矣父讐未報更奚待號慟累日托辭歸里適里
 中演劇其在傳伍中瓚出懷中笏奮擊之中腦腦裂復斫其頸
 號馬遂擲斧入郡自首邑宰高公騰憫其志欲生之上其事而

瓚竟卒於獄康熙
程縣志

孫燮曰廷瓚事載省志府志皆云復讐時母尚在天復父讐
 而致母無養孝子之志荒矣戴紱作孝子傳採訪不實遂因
 之今據嚴可均雜事略辨正其謬

嚴孝子復讐始末

孝子名天瓚字天佩姓嚴氏烏程之驪村人生於順治七年辛卯故亦名卯生人呼為阿卯父時敏字遜修陽春遜修之族子六歲而孤祖遺厚于舅父之姊故相溫體仁妻也倚勢恣睢時我湖土寇熾起時以髫年亦聚健點群兒為鄉鄰害及長尤怙惡不悛遜修而數暘辜暘街之朔日給與出遊擗之水死屍骨不還時八年三月也天佩纔二歲嘗時匪戚母來撫之入畏暘無敢言遜修冤者稍長聞其母曰兒父安在母告以故慟哭齧指誓復讐康熙五年年十六控父冤縣令顧鵬鞠得實暘論斬

尋願脫勢適橫奉母避禍長興訓蒙以養母蓄一斧而日自厲
馬頂至輒吟詩為變徵聲角題其浦拯溺尚有云蒼蘆騎邊邊
劫少岐飛窟裏再生多一時傳誦有顧某者欲以女女之不答
聞歲遷御有基伴匿陽陽亦怨之如是者十餘年年廿九母死
既歿哀哭竟夜卒哭舉斧曰向所以不急為者徒以母在令去
母以天年終此兒致命之秋也辭柩歸里會春社演劇遇陽于
劇場適年其腰腹裂復斫之斃馬泉大駭不知所為擲斧謝曰
我復父讐不禍及人也或奔告陽家曰東生殺矣東生者陽字
也陽婦溫恠坐徐應曰東生又殺誰耶蓋陽素克暴而殺非一

故疑又殺人而不查其見殺再告乃驚泣曰有是哉時康熙十
七年三月廿日自拘于令請就獄縣令高必騰欲生之乃曰復
讐子職也抵死國法也固不顧以子職廢國法上其事請具題
繫獄候
同陽兄易陽二子漢昭漢壽願與史載遇犯陰斃之獄以病死
歿縣令禮殯之學徒迎其柩与母米同葬長興小干山雍正四
年祀節孝祠吁方孝子之控冤也豈必手刃父仇乃漏網終屋
枕戈自待母致始舊願老為之子者可無遺憾矣獨怪夫長吏
于當誅者縱之而于當賞者拘之致身死殄祀是亦傷已族老

鴻遠嘗併烈女令傳不詳其事竇郡縣志浙江通志一統志及
 湖錄謂母未歿復讐杲訪不實族兄可均小時故老往三言天
 佩事皆目擊因作事略一首孫氏衍慶為之狀孫氏變有傳俱
 足正前志之偽余又莫擇之為復讐始末附刊宗譜執史筆者
 或有取焉咸豐八年六月族末章福謹述

邵武縣知縣嚴公德泳傳

嚴德泳字眉任號双亭烏程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歷官邵武
 福安知縣建啟聖祠創紫陽書院縣白河司渡夫及里胥剛利
 滋弊歲久德泳詳革之政暇輒游詠山水有自得之趣湖州府
 建通志引福

漳州通判嚴公述曾傳

嚴述曾號西齋歸安人書開傳有子厚齋生任漳州通判淡於

榮利致政歸保舉賢良方正固辭留心民隱著有水利排荒

葺書

湖州府志
人物傳

永康訓導嚴公威煜傳

嚴威煜字玖林，拂麥灘，歸安。歲貢生。官永康訓導。嘗言：昌黎曰：谷雖非詩之極至，其鍼砭庸俗、廓清之功，真乃比於武事。又言：二昌乃吾死友，然其所作皆和平中正，無詭屈奇詭之習，著有

竹香山房詩集

湖州府志
引嚴軒錄

薦舉鴻博雲南嵩明州知州嚴公述成傳

嚴述成字崧瞻號海珊烏程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雍正二年
九月會試不第越七月恩榜中式述成有詩云彭衙分拜三年
賜絳市爭傳七日蘇一時都下傳誦乾隆元年薦舉鴻博詞
丁艱不與試還山西臨汾縣知縣歷雲南嵩明州鎮雄州知州
卒於官其在臨汾開免坡險道創立鳳山書院其在長垣拯河
患救民饑修隄築支河民至今賴以無恙思所在有此績然無
人薦揚之獨聲律一道直入三唐之室同輩中自錢塘屬鶚而
外勿多讓也有負為祿左第一而尤長於七言律詩雖鶚亦自

胡弗及蓋三十年沉論仕宦精神渾屬獨以詩鳴信已學力而
 到樸幾周如卒成其為一家之學著有詩經序傳解疑海珊詩
 文鈔明史雜詠程晉芳題行堂文集藏海湖州府志人物傳
珊傳參隨園詩話

送藏海珊序

唐絳祖

予嘗謂古之成大功享大名以其所建五聲施於無窮類不必
 於其文章見然其人之能文章者蓋亦往；而寡而文章之士
 其能不為浮靡之學積之有本以卓然自以一家之言為其不
 得於用則已用即隨其用之大小未有不以其功名表著於當
 世此文章所以可貴而常患于當吾世而無其人與有其人而
 不可得而遇也 海珊以文章著于時其所為詩古文辭博極
 於經史子集而自出其言之精者以為言故其馳聯金石古今
 如金之於冶音聲之於樂布帛粟米之於衣食足以傳世行遠

而無疑如此亟嘗讀其所作思欲一遇其人而晉以繫於一官
不可得後 海珊先以憂歸而予又適以補授守湖郡始識其
人於花雲閣平苒所頌望而不得見者一朝克遇甚可快也感
乙卯恭逢

世宗憲皇帝方以鴻詞科詔直省巡撫及督學二部掄取天下
士詣京師 海珊以浙省第一予以忝在薦舉深自喜以為得
人且喜 海珊異日必大有見於用明年丙辰今
天子嗣大統上原

世宗鴻緒肇是科廷試多士而 海珊以內艱不興則又以恨

命之懸於天以 海珊之文之才而陋於用如此豈不惜哉雖
然 海珊以名進士出宰百里之地其治以培養教化勸蒞風
俗前所治之地既已有效可觀矣用不異於大小期於治治不
分於廣狹期於成 海珊其以前所治者以往雖其後同將與
古之成大功享大名並著竹帛以載其功名不朽者適不外此
吾國可於 海珊卜之也吾國可於 海珊之文章卜之也今于
歲之八月將赴任之滇南道過於予予曰滇南亦馬伏波諸葛
武侯所嘗經略處海珊偶儻有大略攬其山川吾知其必有得
也

嚴汝珊先生事略

嚴遵鳳字松瞻號汝珊浙之烏程人雍正二年進士官山西臨
縣知縣丁父憂歸里十二年經督桂元章薦舉鴻博遷慶永興
試服闋補直隸阜城縣從雲南薦明州知州有汝珊詩鈔自序
云少為詩以偏宕相尚周識律令吾鄉姚蒼田同年屬鞅謝負
能詩聲雅與余差而於詩未之許也甲寅被薦居內閣中書試
顧聲稱一時藉甚思有以讓之辛酉夏量移阜昌適穆堂所典
江南試止軒亭余謁見迎謂同更亦不易為知生百無暇獨詩
可分余一席填外廢余慷慨汗下嗣後收視返聽知用功有在

詩之外者厚其所積窮其所變別稱戶牖不屑同昔人迄於
今不自知其至猶求也裁才則既竭矣後檢花詩傳誦京師明
史雜詠人以詩史目之今哀集若干卷都從零佚中以次改竄
無復前後并地可謂大參律南岡甚稱之謂無一字無來歷徒
中余同麓朋參之於竹垞阮厚閑勸付梓惜才瑣樹蕞田卑下
世無緣重定吾文此足貽千古知己之憾也抗世駿同海珊七
言遠肉瘦硬流中舟行云偵鯉躍波雨點大怪禽吁樹風聲寒
大行云孕生碧樹形何怪壓住黃河氣不驕城隅春寒云雨方
得氣能醫草風自生香不借花骨有別材表狀稱海珊咏張魏

公云傳中功過如何序為有南軒下筆難極冷峭蘊藉自負為
詠古第一余讀之果然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
跋尾何者才難扶庾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
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法式差
曰海珊工於詠物詩思力甚深海棠云睡味似逢鶯喚起酒痕
仍借笛吹消極云殘笛一聲涼在水遠拳數點點碧於煙者筆幾
似李龍眠白描畫矣又海珊詩鹽城律南岡謂其無一字無來
歷筆頭自得數十斤起信然如常山旅夜云櫓聲離岸小山氣
壓城寒東坡書院云竹非因月瘦山不厭雲癡冷東序云怪鳥

呼風天忽冷危峯剝地書常陰秋草云斷震古道無人過寒山
荒城有雁飛宿見山樓云如此夜深猶有笛可憐春盡竟無詩
阮元曰渡珊司馬詩具兩種筆意如骨堆石勒溫麻嶺血添高
歡避暑宮盧龍已覺防秋塞上春屋傳突騎名弓懸屋角秋防
虎旗開城頭夜舉烽雕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逆句
雄奇詠桃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有無蓮花莊云無
數垂楊遮不住好風吹出讀書聲言情婉婉文辭鐵

卹贈朝議大夫寧陝廳同知嚴公一青傳

嚴一青字府園宛選亭烏程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宜白河縣
知縣嘉慶元年正月轟雉人等倡亂于襄陽與白河隣一青聞
警即為備未幾賊果至據魚池灣民舍為巢時白河紳勇不及
二千乃分千人繞道伏賊後而相率五百人夜搗其巢大呼縱
火賊倉卒不知所為棄而掠財物遁伏兵蹙而擊之斬獲無算
明年三月賊居郛西與白河隔僅一江一青沿江立卡相距三
四里各設戢兵而伏精兵未去河關賊見夾河兵少爭趨之半
渡伏起多溺死又以縣處山中臨山可以瞰城乃相形勢增築

外城三千丈有奇倚山為固垣者崇之峻者兩之賦詩為雙城
縣相戒不敢犯三年陞西安通判仍權縣事六年因病乞休族
辛事

開照軍營立功後病故

賜卹子兆椿蔭縣丞

湖州府志
人物傳

選亭嚴公家傳

公諱一青字府國號選亭大父古愚公夢神人持一大鏡臨之
其文曰大清通寶信而生公生投名字皆取其義云公登甲午
順書丁未大挑知縣分發奉有歷署延長宜君洋縣平利諸縣
事均有惠政癸丑冬補授白河縣知縣白河界連楚北民惑於
邪教者衆前任歷加懲治莫能止公做古行保甲法并作四言
歌數百言使民間諷頌為訓戒被惑者悔而自首方以此事條
生上憲諭各縣遵行而楚北教匪起矣嘉慶丙辰正月肅健人
等倡亂於襄陽宜昌二府聞公聞即雇募鄉勇為不虞備未幾

附近白河之竹山縣城陷賊率衆萬餘援白河當是時邑中鄉勇不滿二千公帥以禦賊相遇羊兒潭衆欲戰公曰彼衆我寡非可以力爭也歛兵自守賊據魚沱灣佔民舍為營寨公偵知乃分千人遠道伏賊後而相率五百人夜焚其廬令守壁者見大作聲大呼以助軍威賊倉皇失措盡棄所掠財物而走遇伏復斬殺無算餘數千人遁回楚北而白邑保焉次年三月賊復從襄陽援至南陽破竹谿鄆西鄆縣鄆西與白河隔僅一江公沿江每三四里為一卡各設疑兵晝則樹旗夜則列火而伏精兵於夾河關賊見夾河兵少乘虛而渡南抵岸驟擊之先至者

皆溺死賊遂不敢渡江巷其衆北竄白河之為城周一里衆山環之踞其上可瞰城中公乃相度形勢增築外城三千丈有奇倚山為固坦有崇其垣峻者削其壁勢成鉅險賊號為雙城縣無敢復窺白河矣方事之初起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生倉卒莫不號哭徒跣望風奔潰以致賊勢愈熾公獨以區區之白河當其衝而扼其勢而秦中諸縣不致盡被蹂躪者皆公力也戊午春秦陞西安府通判仍留署禦賊辛酉春因病乞休職聞公却事復率衆來攻公扶病佐接任有守陴賊望見公懼而遁而公病自是日篤越數日竟卒於公薨後賊平

廷議以守城功

贈朝議大夫

欽賜祭葬蔭一子初公之署洋縣也邑屬之椒谿鐵廠集工千餘人有悍弁過之遇為匪徒告中丞檄副使發兵往捕公迎謁力辨其誣且曰廠徒雖衆皆畏法良民也若以兵捕必捉而走險矣請單騎散之何如乃肩輿獨往召諸廠首示以中丞檄眾號泣求救公曰無他速歸散汝眾毀汝室戒與妻負賒之無患矣眾如命副使往賒廠無一人竊窬皆焚棄事遂懷公之惠受斯民腹藏過人如此公少讀書過目輒成誦以著述為事其

為詩尚格律不求工字句間著有博古精華錄一百二十卷藝苑珍奇錄三十卷奚囊錦綺錄二十卷考古彙編十卷歷朝詩字二十四卷歷朝詩賞十卷詩補八卷散失無存眾莫不脫惜子兆椿廕襲縣丞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學士愚弟蔡之定拜撰

嚴修能先生傳在鼎臣傳附

嚴元照字修能號允能歸安人生而識字四歲能作大字八歲
據案作諸體書求書者盈戶外四方號為奇童比長治經史務
質學其為諸生見知於大興朱珪儀徵阮元江以南鄉先生有
學者聞其名咸折輩行引以為友而絕登進取薄舉子業不欲
為刻厲為古學最熟于爾雅作匡名旁羅異文輟訓鉤稽而疏
證之以補邢昺所不逮故居歸安石塚村創芳茱堂集書數萬
卷多宋元槧本優食於其間漱其精液有所得質之其父而書
之積久成帙曰娛親雅言晚年移居德清所識老成半凋謝無

出游之樂則益銀戶肆力於詩古文辭讀書處名柯家山館賓

朋倡和無虛日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皆卓可傳集參海研

筆任鼎臣字徐卿精小學工詞章其詩古質淳厚七古尤健勁

有力文則一本先民矩矱而能出之以自然纏綿往復善於言

情著有說文聲律表蕪州草堂集參校序

左見湖州府志人物傳

嚴九能先生事略

嚴元照字九能歸安人父樹堦喜聚書書至數萬卷課子不應

試謂之曰讀書不精非學也士必通經通經必通訓詁而文字

聲音則訓詁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破碎大道必始此矣

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為四體

書擅其藝者莫能及號為嚴氏奇童既壯補諸生大興朱珪儀

徵阮元深賞之尤熟精爾雅說文解字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

今文家學也嘗以說文叙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

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說文引詩亦涉三家春秋亦稱

公羊又所引逸周書爾雅國語孟子等書叙皆不載元照謂孔氏書毛氏詩周官禮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不列學官故特著之三家詩公羊春秋立學官人所^其習故不著孟氏易久列學官而亦著之者所以別於梁邱施京三家也逸周書國語爾雅孟子不列於經故沒而不著存古義而表微學也又謂爾雅有音義異而并訓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賚為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為賜予之予羊汝切犯斧果殺剋捷功肩助勝也犯斧剋捷功乃勝負之勝果殺肩戕為勝仕之勝載謨食詐偽也載謨乃作為之為食詐乃虛偽之偽昌敵彊應丁當也

敵彊應丁乃當值之當平聲昌之訓當乃讀去聲應祗算數也此數術之數而算之數則又為選數之數艾應覲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訓相乃有相助相視之義有音同義異而并訓者語敵載行訛言也語敵載行乃好言訛乃善言棲遲悲休苦歎隸咽息也棲遲悲休苦乃止息之息歎隸咽乃氣息之息古人之於字訓不因音讀而區別也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死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以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而兼兩義者則擯置一所燭明也芽明也之類是也有義訓相遞擅而下者則擯置一所連微也微召也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

寧置一所挾藏也澁微也之類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篇其字
 義必反覆相對似亦深悉此旨又謂爾雅與說文不盡合說文
 系部以賡為古續字爾雅則云賡續也高字說文所無據韋氏
 國語注知古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故曰說文古文
 家學爾雅今文家學又謂說文引經典有兩例其引之證成已
 說者可不煩辭費其引之意在存古文者又一例也古文每多
 通借許君引之不着於正文之下而在所假借者著與本書之
 故訓並不相蒙言部云證問也引周書勿以證人古文尚書借
 證為愴而非以問字解書也支部云攸追也引周書常伯古史

借攸為伯而非可以追訓也目部云睇低目視也引周書武王
 惟睇古文借睇為冒而非可以低目之訓解書也又云瞋恨張
 目也毛詩借瞋為頻而非以張目訓詩也木部云慘木長貌引
 詩慘差荇菜毛詩借慘為參而非可以木長詁詩也人部云侗
 大貌引詩神罔時侗毛詩借侗為恫不可云神罔時大也心部
 云忼慨也引易忼龍有悔孟氏易借忼為亢而非以慨訓易也
 引經間有為經作訓如莫訓大不明引周書布重莫席即云織
 筵席也圉訓田行引商書曰圉即云圉圉升雲半有半無愈訓
 忘訓譚引周書王有疾不愈即云愈喜也坐以土增大道上也

古文空作聖引虞書朕聖讒說殄行卽云聖疾寔也此因經義
與本訓不合而又非假借故別為之釋此又一例也又有兩處
引經互異者如引易為的類為駒類引詩江有汜江有沚赤鳥
已已赤鳥擊擊引書旁救傷功旁迷傷功之類蓋所宗者皆西
京初年之本傳授至東京中葉已不勝其繁義得兩通不敢執
一已之見定故竝存焉審慎之意也又有引經互異而灼知其
為傳譌者如刀部割下引書天用割絕其命而水部灋下云讀
若夏書天用勦絕紫力部勦勞也義不符若作勦則刀部無此
字此勦字誤也水部灋下引詩施眾灋灋而於大部斂下引詩

云讀若施眾灋灋紫水部無從斂之字此灋字又誤也引詩書
說亦稱詩書不復標明日部旻下引虞書曰仁覆旻下謂之旻
天此虞書說也介部𣦵下引詩云不醉而怒謂之𣦵此毛詩傳
也其引爾雅亦或冠以詩曰爾雅本釋詩曰來部引詩曰不駮
不來此釋訓文也馬部引詩曰駮北驪牡此釋畜文也王氏三
家詩考載入駮北驪牡一句似不合也引經典惟毛詩用原文
餘則間有槩括如引虞書其水浩浩卽克典文也引周書我有
戡于西卽大誥文也以其文繁故從畧又正文不具訓釋也又

尚評

明某經者大都其字僅見於此而其義亦可尋文而得故也又云說文問亦自著讀法大都與六朝以後不同者半隋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久佚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老字音鴟鵂反與本書讀若威相合能得許君本音小徐繫傳乃求期加音切大徐校定本翻切悉用孫愐唐韻與許君讀法不合者不能出一語發明之若贅旒然豈校書之體乎又云說文於部字例凡人之屬皆從人之人其部內無字者亦有此語繫傳於才部發其例云此一部內無字而云凡才之屬皆從才為有材字戔從才在他部也又云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或云卽鎠字也案說

文之例正文之下有或作古文籀文等字鎠字是劉字之重文後來脫去正文以投也二字誤列於鎠下故耳說文脫去之字甚多如兔字布字皆見於偏旁也日部云旭從日九聲讀若昀徐氏疑九非聲業旭昀二字讀許至切非古音也昀從冒聲而讀許至切則已非冒聲矣徐於昀字未嘗致疑而獨疑旭字何也旭古讀為好小雅云騶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氏讀旭旭為好好冒音近好與酒與醜與壯與兗與阜醜為韻知好與九古音亦相近也蓋二徐不甚通古音其識非聲者多不確也作爾雅匡名自暢其說然絕意進取人以為碌碌元照亦不樂人知

意泊如也既而以所居囂隘徙德清卒年僅三十餘所著有悔
庵文鈔詩鈔詞鈔娛親雅言多未傳於世文獻徵存錄

滕綺巖府君家傳

張鑑秋水

昔東原戴氏震為武進毛養法傳曰士之行以孝友先然為之
論列生平劇又適完其庸德之行言之固無甚奇特於是往往
罕見表著吁使聖門尚瑰異則四科不肖德行矣吾也矚村有
潛德不曜之士滕綺巖君為明工部西塞高書十三世孫生而
篤孝至老母哀生養致祭祭必盡誠如見嗜好待兩弟極友愛
凡親黨中孤寡覺獨周卹甚至嫁嫁井花舉者亦助之不辭此
非所謂孝友任卹者歟道光三年夏吳中大水冬復大饑有司
勸分君承父積塋贖公志助賑為諸富室先應勸者廣集大吏

將上其事固辭不得固讓其優叙於從兄及從子焉驥村地當
 衝繁鹽私充斥隣里延累者數十家君持之力其臬臬之將中
 以蜚語不為動已而大吏調得之以素公正從無一字入公府
 特出之君夷然曰以一身全數十口死不限此公論有在事向
 而名益高嚴氏族滋大修齋諭三檢眾推為主持兼司祠職公
 君直任曰不欺心不欺祖可無事也則知仁忠和其庶幾焉君
 早歲著述自謂無大異不肯收檢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君少游
 費孝廉循陔之門費為過亭侍御從子學有本原因以獎率及
 門列詞垣歌鹿鳴者比比弟兆元猶子昌福尤砥礪相繼登賢

書以去其顯著也二十四年春患風疾右足朱舉六月乙卯卒
 年六十有八君諱登字仍已膝齋其號也祖穀似贈儒林郎父
 師善贈修職郎弱冠就縣試為鄭大令祔國所知當
 仁宗初造鄭以循康為天下最目之曰大監見晚矣遂冠其曹
 是歲補博士弟子員越二十年得食餼屢用場屋今
 上十五年覃恩充貢需次教諭例授修職郎配張孺人子二章
 福晉福晉諸生章福以優行為羅學使取入詵經精舍肄業孫
 二以常以芳嚴氏族有畸士鐵橋廣文君族子也博學能文於
 世少許可獨愛重章福俾課其子因更相與上下其議論鐵橋

之致遺書滿家如手校秦漢六朝全文七百卷影宋寫北堂書
鈔秦漢金石文拓本皆世所罕有子幼不能收藏賴享福任勞
鄙情焉非庭訓奚以及此亦足規其通藝矣
張鑑曰周禮大司徒以德行藝三物教萬民若君者可當之矣
藝雖不著而取友教人及課子弟與身傳者何異焉享福卒哭
持狀煙吾門徵文辭不獲今延與談并讀所著禮文手摹秦篆
秦石山刻石二百廿有三字皆不曷益以傷我友鐵橋遺書賴
享福不墜後有徵文致獻者或有以涉乎此也
左見張狀水冬
青館甲乙集

嚴孝子莘田先生傳

先生諱經俞字耕書號莘田明司空公十二世孫也少讀書聰
慧絕倫父恒齋公鍾愛之比長不忍以家業累父棄儒而謀生
計俾弟粹庵君專意讀書為名諸生焉年二十一母病篤醫效
罔效先生乃焚香默禱於天封左股如掌大煮藥以進疾遂愈
後粹庵君見封痕問之始悉其詳族戚以此重先生嗟乎乃割
股乃傷身之事昔之人何為出此言也夫所謂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者恐虧體以辱其親耳若以父母所遺之身愈
父母所患之疾當其至情激發一往而深止知有親不知有身

何暇計其傷不傷哉論者必欲以傷身議之則凡古今未殺身
以成仁者將謂之大不孝而全身遠害之輩反得居全受全歸
之美名矣何以勵人心而維風俗哉余有感于背曠持論之大
過故因孝子之傳發之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寧陵西道監察御史姻壻弟南錫
寶撰

鸞坡嚴先生墓誌銘

烏程嚴可均善為詩古文好金石文字最精小學在德州司漕
署為余撰說文翼續金石萃編諸書別去四年遭父鸞坡先生
喪以其叔父兆元所為事狀訪余金陵屬為銘石不敢以不文
辭按狀先生姓嚴諱其煥字燕庭鸞坡其別號也出漢初武彊
侯不識之後孫青翟相武帝為馮翊望族魏邵陽侯校從華陰
至挺之武綬淑為唐名臣五代北宋間又從臨清高宗南渡隨
從臨安帝昺時有諱羽者與滄浪同名為節度判官從陸秀夫
奔臨海死入元有念翁者始由臨安遷烏程之驪村里嚴望出

天水漢天水郡有冀縣與驥同音因名其里今湖州嚴氏有鳳
林東宅西宅儒林桂林碧門等派皆念翁後也四傳至震直明
洪武間工部尚書先生即尚書之十三世孫大父士濟父而泰
皆諸生先生幼習舉子業弱冠棄去肆力詩古文辭能畫自云
我書一詩文二文三畫四年卅六以避妣氏僑如楚時辟柯廬
進士世昌寫長沙見所為題扇詩異之以告背學使者憲學士
文孫學士訪之逆旅相得甚懽屬校李文正懷麓堂集未竟學
士以奏事忤

旨罷官先生如永州依張總兵諱年卅一發疾歸尋游淮上無

所遇感憤夜起盡焚其所作詩文同侶搜出之僅存半帙歸而
家益貧囊筆膏字聲價隆起三吳碑版屏幃半出其手所獲贊
帶輒揮霍立盡愛舊板書籍尤愛金石文字少時于里中角見
舊拓本蜀石經一箱暮年於平望驛見舊拓本碣孔君廟陰當
代收藏家未著錄又近出張桓侯八濠摩崖文云漢將軍飛率
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濠立馬勒銘按本傳郃下巴西
進軍宕渠蒙頭壘石与飛相拒飛破郃郃棄馬緣山与麾下十
餘人從間道退殺八濠即蒙頭此銘拓本絕少先生最先觀愛
酒每獨酌輒長歎在廣衆中能卽飲無失言晚景境差差能達

觀鮑背童顏白髮尺有咫月炯炯能作蛇頭細字著有荻塘文
稿三卷收修齋詩稿七卷金石刻跋題八卷卒於嘉慶十七年
十二月廿五日春秋八十有四妻閔氏光十二年卒子可均嘉
慶庚申科順天舉人揀選知縣孫大鏞金鍾金鍾光五年卒可
均擇以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先生於棲賢山祖塋之左
銘曰塋上之英吳西一老膺爵自天通教于道詩掩錢劉書追
王趙譽望昭彰酒德醉飽富貴浮雲神仙臆草誰似先生德音
壽考一鵬風清萬極香純馬鬣長封貞珉永保
賜廷士及第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撰文

國學生嚴君家傳

張鑑私水

湖郡嚴氏其族之萃處於贛村者子姓尤繁衍甲科而外奇特
之操常常有之然周官之法書其敬師任師與孝弟睦姻有學
者必以庸德之行為首此又何說也道光乙巳四月有孝子錫
時介余戚陳君葆壇持所生行略來求文因辭則錫時祖母陳
節孝余所傳也是不得以不文辭按略君諱希諫字鏞甫號樸
齋國學生世居烏程為明工部尚書十四世孫曾祖日星祖球
父維鶴守國學生初母陳太君以揚州知府詩女孫自東林山
而來歸也孝曾祖斗瞻翁主之二世一負形單影隻奉重慈以

撫弱恩詳余所謹節孝傳君幼孤露兩月父即見背洎長性淳
篤肥肥以孝以家累不克俯首制葦年十八母為娶同邑張氏
女傾淑奉姑教惟謹凡所以成君之善行亦內助多也嘉慶十
七年太君節孝合例請於朝得給帑建坊又乞四方闢入詩文
以表著之其勢發於性情有如此者道光三年吳中大水薦饑
大府諭勸分巨室君踴躍趨事屢賑賑先由是邑之出粟者皆
視君以興焉而親事之有變犬不變者必周給之此君孝友任
卹能實諸陵履者也十四年五月壬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
越十載配張孺人於二十四年九月癸未卒張系出司容以士

族表佐內治侍尊婦未嘗見畎畝少怨多悅至三十三年入無
間言吾見世之詭隨以為人所詬諍者比比也吁遠矣子二長
桂芳殤次錫疇國學生是皆合周官之法足以傳者也
贊曰余始為節母傳詞諸鐵橋廣文知節母素整肅不事妍姸
深歎地道無成而得終夫輩君之食舊德而詠清芬非太君之
明賢以致此夫詩言無非無儀不過中饋之常者倉聖述書契
於威字訓姑許叔重引漢律威姑今學者申之曰即有威可畏
以此見婦至夫家必視君姑威儀以為法守有作之先而君肯
室之聽刑于之化孺人婉順之貞胥於此見之矣至子孫之久

而不忘亦非藉其親以為貴重也情所不能申有不能已諸其
懷者也口耳所及宗族間黨可傳不能傳之邦國託之文章列
之郡邑之乘邦國可傳不能必其傳於天下後世故傳天下後
世而無疑則不獨以文而已所傳者有以信於傳之者之心傳
之者有以信於天下後世則文傳而人亦傳此歛王不廬煒之
言惜鑑非其人也然鑑得十數年後復傳君以補太君節孝之
闕不可謂非造物之有意以顯之也

石見冬青
甲巳集

誥授奉政大夫嚴君墓表

君諱晉福字凝甫號蟠香系出莊氏漢世避明帝諱改氏嚴宋
室南渡提刑道高扈驛臨安卜居烏程之鳳林里遷世為烏程
人明工部尚書震直君十四世祖也曾祖穀似國子監生贈
儒林郎祖師善國子監生父登恩貢生候選教諭並以君國
防功由州同加同知銜贈奉政大夫母氏張封太宜人君
生而篤孝事父母至能得其歡心侍母疾及其室宵旦扶翼未
嘗離左右居喪三年哀戚如一日得時食必以薦祭必思所嗜
無或缺終其身如事生性寬厚生平無疾言厲色加於人郡邑

義舉若獲田水利葺治津梁及救災行振育嬰掩骨之屬知無
不為言無不盡郡邑大夫莫不引重顧判行墓介絕迹不涉公
庭嘗切誠於人勿馮怒而訟訟則終凶有兄弟分爭產投牒感
君言而罷農有棄其妻者君以計全之卒為夫婦如初寇難之
亟也選有以得賊謀為功誣及世家子某繫之將就戮賴君申
雪以免經兵燹家廟毀圯君復之尤祭然修祀事既而謀殫宗
譜纂吳中范氏義田贍族有志未果猶舉以屬之後人君既渡
于榮利不求仕進晚歲治小圃署曰娛暇因以自拂暇輒手一
編以自怡治經深于易天文主通醫卜皆游藝及之尤精形家

言著有易義通變二卷先天法象圖說義纂五卷簾隱居詩存
一卷簾隱居類集若干卷藏于家伯兄章福精小學世所稱者
南先生者也著說文校議議君實與參訂族兄可均著述最夥
每過君討論嘗自言提悟不第若也其教子讀書必先厲品毋
爭漢宋異趣在折衷其是又曰交不慎喪爾德言不慎羞爾躬
皆格言也君卒于光緒十三年九月某日年七十有四配沈宜
人仁慈好施與而壽于自奉主內政餘五十檢束始美衣食逮
事君姑尤孝行後君三年卒年七十有五某年月日合葬于某
鄉之原有男子四以芳先殉以蘭國子監生以揚幼甥以武光

緒乙酉選拔生本科舉人 國史館漢謄錄議叙知縣女子子

一婿曰金恩綬烏程學廩膳生員孫男三人保椿保康啟豐孫

女五人皆待字以貳余門下士也余既以通家之誼得諗其門

閥若先德之壺令者奉求風之即竦此邦著儒通修之徽垂信

金石以昭示方來使者事也于是詮次所聞如左以為表隨之

文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浙江學政南海潘衍桐

撰文

嚴秋樵先生傳

沈家本

治小學者以許氏說文為大宗而治許學者以近今為盛嘉慶

道光中金壇段氏曲阜桂氏安邱王氏其尤著者也同時吾郡

姚秋農嚴鐵橋兩先生同治許學嘗欲纂說文疏義先成長編

七十卷又作校議三十卷疏義久未成而校議風行于世桂氏

王氏多采其說實足與諸家抗衡焉嚴秋樵先生鐵橋從弟也

亦治許學廢心眇憂不屑隨人為俯仰以校議千慮一失不能

無遺憾乃為之正謬補遺漏所夕研稽不間寒暑雖家人婢

子亦知其專力于說文正若康成之婢之能誦泥中也積十有

餘歲成校讖議州篇凡三千五百九十條宋校讖為諍臣於許
學為獨樹一幟顧鐵橋自威名舉世相推重而先生名不出里
巷吾鄉治許學之在同治間者有安老張子中行亭而著說文
發疑高叔律為刊之身前說文宋音表樊秋為刊之于身後此
書獨未能侵諸木而傳于世學之顯不顯殆亦有數存乎其間
者耶不然治許學若先生者亦足與段桂玉諸家相頡頏而砥
礪又何多讓也且是書之成也鐵橋已修文天上竟不獲風雨
連牀互相質難俾疑義之不易議決者得以渙沍冰釋當亦先
生之所深憾者歟先生名章甫字雲甫又字青甫秋樵其別號

也歸安廩生性孝謹居親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夜毀盡禮而
居村中有樂善堂經畫周至家有小園蒔花木築小山名之曰
拳石作拳石山記以紀之與二三知己時觸詠其中脍炙自得
精篆書性嗜蟹又善畫蟹而靳不與人畫蟹蟹熟時人餽以蟹
求畫蟹則又欣欣畫蟹不靳也其風趣如此咸丁巳粵寇擾浙
西流民東趨先生與丁寶書施均甫諸君經理撫卹局事流民
之疾病者必親視醫藥炎暑炎行殿中遂染時疫候亟時喃喃
惟以流民為念迄病卒流民皆慟惜有哭失聲者生平知交多
一時知名士滬昌許珊林捷為程蔣繼御維塏往來尤密校讖

之識多与二君相商訂二君並治許學者也其此篇書之本于
許者又有經典通用攷五音類聚二書經典通用攷者謂說文
皆正字經典多段借本無其字謂之段借本無其字而後有字
者亦不得謂非段借通用亦段借也乃以十三經段借字依說
文部次而以正字別之凡十四卷五音類聚者謂字無出宮商
角徵羽五音外者古音莫備于說文凡言从某某聲謂之形聲
孔通也香芳也字乳也商配也天顛也謂之諧聲形聲駭諧聲
猶段借之駭通用合羣經之韵為韵不若以一人之韵為韵故
但取許語而以五音為類凡十卷又有聞見異錄四卷古文兩

卷古今體詩四卷雜著二卷駢字類鈔四卷統名曰近許齋集
編凡七十卷藏于家

嚴鐵樞先生傳從弟章福

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樞烏程人嘉慶五年舉人精於考據之學
弱冠即出游足迹半天下南至嶺海北出塞垣歷受同邑姚文
田陽湖孫星衍校書之聘道光二年赴建德授諭任迄歸老而
著書不輟早年著庸石經校文說文校讎刻以行世又校麟經
佚注佚子佚書等數十種就中孝經鄭注最完善四十餘年來
所撰輯尋覓者丹合經史子集為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最
後輯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全文多至三千餘家皆從蒐羅
殘賸得來一手校讐不假衆力購藏書至二萬卷嘗謂宋板書

不易得得校宋本以供議定足矣遺書未刻者多詩文集同鐵

橋漫葉從弟章福編輯鐵橋漫章福拜秋樵精小學讀說文

有心悟菊有說文校議議

湖州府志人物傳

又

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橋宛平籍嘉慶庚申舉人改歸原籍博州

疆識精及據之學弱冠即出游足跡半天下歷受歸安姚文田

陽湖孫星衍校書之聘道光二年任建德教諭義烏有高才生

某為忌者所誣見棄於其父事闕之官大吏欲解之而難於措

詞可均撰甲癸議一篇上之大吏大略謂甲在外二十八年擁

高資歸而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舉秀才而與乙素有隙

丁卯甲資黨丙而擠乙稱乙姦生子甲恥之迎乙乃歷引前代

孕數年始產者不一其人以乙為在姪二年無足異宜與昭雪

大吏善之據以定讞甲乙復為父子如初在任數年大修學宮

并葺嚴子陵祠堂引疾歸著書不輟藏書至二萬卷早年著庸

石經校文說文聲類又與姚文田共撰說文校議並刊本行世

又校輯諸經逸注及佚子書等數十種四十年中所撰聯等集

者再合經史子集為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最後輯全上古

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使與全唐文相接多至三千餘家人各

系以小傳足以攷證史文時從蒐羅殘勝得之覆檢羣書一字
 一尚稍有異同無不校訂一手寫定不假累力其精力絕人如
 此自負學識脾睨羣流有某進士來見故以漢書中事未盡了
 了則曰君僅知時文耳存史言矣顧雖玩世傲物而過後進好
 學之士輒多文獎掖有問必答略無少忤蓋嚴亦嫉俗而實篤
 於愛才也遺書未刊者身後多散佚從弟章福梓杖樵廬生為
 可均編校詩文在鐵樹漫藁精小學諸說文校議議烏程縣志

嚴虛白先生傳

姚學棧

先生姓嚴氏諱謙字抑之號虛白世居烏程之鳳林里明大司
 空諱震直嚴公之十三世孫也乾隆丁酉領鄉薦第二年丑成
 進士居十餘年宰山西武鄉縣以憂歸服闋補江西高安縣蒞
 治未久兩子相繼歿先生自悲哀老不能成子姓為先祖後乃
 棄宦歸主白鹿洞講席又數年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先生資性
 絕人於書既無所不窺然未嘗汲于學獨領乎古文人之意
 理局趣淵然以涵乎其中而脫于世俗之累已自見於學問文
 章矣而其本則尤篤于孝友棧始從先生遊挹其言論風旨論

肌膚臄若汪洋遊千頃之波徘徊而不能去時太夫人春秋高
 先生常以色養光意承志未嘗有所拂或至困乏力能免其所
 不至絕無幾微之見於顏面故常得晏然為歡樂以無所繫于
 懷此非篤於天性所以曲盡其心者無不摯誠不可得而幾也
 此以兄弟之怡怡於几杖之旁終始無間則所奉為高堂之歡
 樂者尤切嗚呼何其至也先生所為文熟於義理以蘊釀出之
 又嚴謹于法故尤長于古氣息醇厚似商豐生平不苟作亦
 隨入眼去雖以瑣所幸得而藏之終不能數十篇其字武鄉也
 武鄉為山邑民俗樸厚先生幸因茲俗而化導之時與其邑之

父老語家事歲大旱先生以一邑偏例難入告稟商各大憲盡
 心補救卒使民不害於飢後主句鹿洞書院大要以紫陽為師
 法訓士以涵養德性不務求之文藝之末故從之遊者皆問
 有古士君子之風焉蓋觀於先生之文與其所以為治以及乎
 教大抵出之有原本末立者道生良不誣與先生生於乾隆乙
 丑六月二十五日嘉慶庚辰九月初十日以疾終配許氏有淑
 德生於乾隆癸亥二月二十日嘉慶壬戌四月廿二日辛子二
 長歎似次尹誦於嘉慶壬戌年閑相繼卒嗚呼以瑣不欲得幸
 有以知先生之深因以思孝友如吾先生必昌其後而卒不輕

如此其於天道何如耶雖然為人後者為之子其報施之不爽者時必有在獨恨塤以畢生嚮慕終以一官拘職不復如曩時之得依於側親意旨承訓誨而先生之竟已謝世終不可得而見為絕可痛也故謹述梗概以誌不忘

國史循吏列傳

嚴以威浙江烏程人光緒十一年由選拔生舉於鄉充

國史騰錄議叙知縣以親老授徒里中旋丁內外艱哀毀過禮

服闋以知縣分發直隸充蘆保鐵路文案駐保定拳匪初

起以威密陳當道剿匪之策不見用洎匪勢益張拆毀鐵

路擢定州至安肅一百八十里得保全省勤王兵至賴

火車轉運民得無擾以威有力焉時兼城防軍需等局差

公款出入絲毫無所苟訥聯軍自京而西留官全權大臣

為保生靈計欲止戰議和兩司檄以威出涿州止聯軍過

英國參贊傑彌遜具道所以辯論再四傑無以難之乃握
手為禮同見統帥賈恩爾賈責中國縱拳匪殺公使保定
府又慘殺洋人何理可說聲色俱厲德國提督尤怒甚取
兵官手槍欲擊之以威坦然曰使者奉公前來會議既承
接待不能加害公法具在某來宜畏死耶傑彌遜從旁解
免賈恩爾動容遂如約保定得不擾和議成傑彌遜頒行
語曰此城不碎君之功也浙紳陸樹藩倡辦救濟會保定
一路以威任之乃募資設公所當時紳民避亂完屋滿城
各山中欲歸不得以威仿製紅十字旗乞德法帥簽字護

照分投接護計南旋者十餘人又貧者施衣求病者施醫
藥死者給棺木掩骼埋殮以萬計人皆德之二十七年補
西甯縣知縣旋代理多倫諾爾廳同知西甯地瘠苦難賑
款太鉅以威至言之當軸減其數教民棄拳匪之後多仇
殺以威止牧師力爭得赦民張善馬發等懲之民教以和
多倫廳向無城垣為馬賊出沒之害以威代理時當冬月
策馬風雪中規形勢稟准免解皮張貢銀修築堡門五座
卷柵七十一座商民踴躍輸將工甫半調蔚州廳民立德
政碑紀之蔚州白花棍徒久為民害下車即禁止嚴緝捕

法募練馬步兵分駐要隘盜賊斂跡州城濠淤塞日甚
乃集款開濬又築石壩於南張莊堵塞渠口以防山水暴
發並濬舊渠引水循故道入壺流河又於麻家巷西築石
壩導水分繞東閘便民灌溉未幾調大名又署趙州補滄
州知州未赴任署景州而至石聲英任大名也界連山東
河南素稱盜藪難治前令某善治盜歲殺數百人而盜不
止以威至惟厚給捕役而嚴束之不妄殺一人而盜風自
戢時

朝天頒新令以威次第舉辦定規則等經費建小學堂九十餘

所又創辦巡警規模整肅幾與天津相埒他如改良監獄
設習藝所多卓卓可紀者三十四年補遵化直隸州知州
以西甯卓異直隸賑捐保案

賞戴花翎在任候補知府甫抵任整頓學堂巡警諸新政苦心
籌畫昕夕不遑求幾以禱而致疾卒於任以威性寬厚無
疾言遽色其新獄反覆開諭如家人語或感悔罷訟戚族
中寒者或有扶助雖家人不及知少奉善飲及為吏一切
屏絕儉約自持嘗云州縣為親民官既奉檄治茲邑必使
茲邑自我而治庶幾無負吾職無愧吾民又云為民上者

不存五日京兆之見以實心行實政多盡一分心民即受
一分之賜安有所謂難治者其歷任勘政愛民為守東優
直隸總督袁世凱稱其治行為通省冠云著漢學師承表
經義粹編廖影龔遺稿凡若干卷

遵化直隸州知州嚴君墓誌銘

古之良有司奉職循理未有不以利民為治者後世能吏多徧
吏少近今尤罕觀若遵化州直隸嚴君者乃其人也君諱以威
字琴塹一字觀侍系出莊氏漢世避諱改氏嚴家南渡時卜居
烏程之鳳林里遂世為烏程縣人年十六入邑庠光緒乙酉科
拔貢主本州舉人以知縣蒞任直隸充鐵路局文案差移局彰
保定君偕來遂入保定府發審局始研究民事心細才敏同官
欽手服庚子拳禍作毀鐵路其未毀者尚百八十餘里君與孫
觀察鍾祥竭力保全官民避禍賴以濟者千數百家迨聯軍南

下君先往見參贊英人傑彌遜與之款洽保定免驚擾時道路
阻塞江浙紳士仿紅十字法為救濟會保定會事君任之行者
舟車居者官室衣食病者醫藥死者棺衾罔弗備賴以濟者復
千數百家自聯軍表記于去交涉難俟指數惟君之贊畫為多
以勞補西甯縣知縣時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也自是遂得專心
于民事其後署多倫諾爾同知調大名保薦卓異擢滄州知州
未赴任署趙州直隸州擢遵化直隸州知州未赴任先署景州
旋履遵化本任復以勞

賞戴花翎在任以知府補用君所至以利民為本頌聲滿路大

吏考察吏治為畿輔第一屢遞遷擢行時大用矣不幸以微疾
謝世上官聞之莫不嗟嗟太息曰何奪我良有司之速也君之
在西甯也奉亂後賠賞九萬教民勢張甚君下車即與約教士
約曰款我任之教民之擾我民者必重懲汝勿袒也乃捕教民
之擾民者置諸獄邑富戶少親赴四鄉家喻而戶曉之民感於
教民之罪勿貸積憤已舒官又休嘆之也大和款遂集通數萬
君又慮民力之不逮請於上官為籌三之一復與教士議微減
其數不數月而款悉償時新政方萌芽君謂教養為治民之本
務不可緩即籌款設學堂定教育法邑產減歲入僅千金君為

之區畫歲入遠近萬凡事之利于民者雖小亦無弗為也如此
 其在多倫諾爾也廳孤懸邊外無城郭馬賊時出沒街市中君
 相度形勢築馬風雪中親為規畫定堂門五卷柵七十一稟準
 烏鮮皮張貢銀為修築費不足則募之民民踴躍輸將恐後遂
 鳩工庀材工半而君去民欲循循寇故事格於例不行工竣而
 盜不敢犯閭閻安堵民為立碑紀其事并伸去思也其在蔚州
 也地近邊盜從邊外入君有出資募勇數十名晝夜巡邏行旅
 晏如民曰烏可以衛民者累官相謀騎資餉已以充故終年無
 盜創設習藝所二一在州治羈罪人一在邑中羈浮浪之民民

有子弟不率教者咸乞收所中責令習藝賭風素盛官弁牟利
 其視費嚴禁之賭風以息州有古河久淤廢區畫開濬資溉灌
 者田若干頃教民某怯惡為民害捕而囚之教士來乞恩峻拒
 之教士怒則婉謝之終不許嘗以暇行郊野爭訟細故隨地訊
 結民可不入城官民相習而訟以希其在大名也地為附郭首
 邑界東隸多盜數前令某以能治盜名不二載而所殺六七百
 人而盜不衰君至惟厚饌捕役而嚴束之不妄戮一人而盜亦
 希時

朝廷頒新政君次第舉行尤亟：於學堂城鄉分設若干所為

之定規則壽筵費為久遠計必營創自天津頗具規模君試辦
 於郡城中規模整肅乃天津城郡守榮公恒素有頗能名獨於
 君敬服焉深相契洽有毀君於大府者榮公力為剗雪之其在
 趙州景州盡心民事如在大名時君又以裁判未成立不妨少
 變通之舊時訴訟者有狀紙費除代書外不得名一錢而吏役
 需索不可究詰君曰狀紙費亦印花稅之一也與其禁之不能
 不如明定其額額外取一錢者嚴懲之試行於趙州數月民便
 之僉曰此數月中吾民有千金矣其至遵化則光緒三十四年
 正月也積案數百起君曰訟不結民受累矣乃所夕理民詞未

兩月而積案清方籌崇堂巡警諸新政事未集適天時亢旱晝
 夜行禱五月十二日乃得雨君冒雨歸逆得疾十三日猶坐堂
 皇判事十五日子時端坐而逝君幼幼學喜讀宋儒書長乃究
 心經世之學聲名重一時從游者眾所著有漢學師說表校補
 經義粹編夢影龔遺稿若干卷其事親孝持己廉待人厚嘗曰
 節一己之用作益人之事吾樂為之又嘗曰作官經當以利民
 為心教養二字費力作去不務近功而自有實效若州縣不行
 久任法吏治安得有起色乃君之為牧令也衝替頗仍多倫諾
 爾僅四月趙州不及六月遵化不及四月餘不過一年把利民

之心而未竟利民之用此不能不為斯民痛惜之者矣君生于
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亥時享年五十有三曾祖師善祖登
父晉福咸以君貴贈如其官配金氏子一啟豐副貢生花翎四
品銜民政部營繕司員外郎女三長適朱景邁直隸候補道次
適沈東衡陸軍部主事三適沈承熙民政部警政司主事孫男
三承謨承詒承謀孫女二將以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葬君
于鳳林里之原銘曰
本仁心為善政利推行民不病循吏傳名輝映世方艱變法令
惜鴻才施未竟在子孫有餘慶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修訂法律大臣 紫禁城內騎馬司法大臣
姻壻弟沈家本撰文

嚴大令濟變紀略

肅寧劉春堂

嚴大令名以威字觀侍浙江歸安人光緒乙酉科由拔貢舉於鄉以國史館議叙知縣分發直隸二十二年到省先在天津委辦盧保鐵路局文案留心時務博覽中外交涉公法諸書嗣因孫觀察鍾祥總辦盧漢鐵路黃河北岸工程調委保定總局文案庚子夏義和團初起廷方伯杰委大令往正定冀趙等屬密查趙州差次聞楊協戎福同在淶水被賊上書力陳剿匪之策其後匪勢猖獗焚毀鐵路大令與孫觀察艱危苦守保全定州至安肅一百八十餘里求毀之道各省勒王兵絡譯繼至大令

票商當道用火車往來運送兵差沿途州縣得免車輛供應民
以無擾六七月京津失陷官商被難來保者流離顛沛張張何
之大令請於孫觀察概用火車護送出險不取車價時大令兼
辦城防軍需局差遲難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諸局乞火車免票
日常寸許賴以免者不下千數百家大令實心任事兼有膽識
大府皆倚重之閏八月十八日李傅相飛函告廷方伯雍云聯
軍十九日由京起程各國隊伍約合萬人徐德統帥王謀商令
英提督領隊前往保府如有官軍抗拒卽痛加剿洗鷄犬不留
如不迎敵可派員執白旗相迎西例凡議和皆用白旗止兵間

彼隊亦執白旗彼此商定紮駐之地敵隊可不進城望速照辦
勿誤機宜等語同日接慶邸篠電囑德兵到境時以禮接待勿
與交鋒免彼藉口開釁以保生靈而維和局等語傳聞洋兵由
京津兩路赴保以查勘鐵路為名方伯既得函電議所以止彼
軍者且疑白旗為辱大令舉公法會通第六百八十一章詎之
遂命擬兩司會銜照會徵委偕呂大令增祥探往涿州一帶遏
止聯軍孫觀察陶首府由河路至安州接法軍定期十九日分
道俱出大令暨呂君帶同英法繙譯各一人二十日至定興聞
聯軍已到北河遂令繙譯繕洋文照會特刺先投軍前明告來

意翌晨前隊至定興縣官猝來布置洋兵搶掠擧城驚亂大令
 出見各兵官甫回署德兵闖入索銀不得險遭鎗刺正徬徨間
 適英參贊傑彌遜來詢鐵路嚴委員安任握手為禮大令出眎
 照會告以省城文武遇全權諭不設備不迎敵現存英教士青
 古連法教士杜保祿席賓猷鐵路工程師李嘉樂等皆無恙即
 日護送前來請師無辱傑彌遜曰廷某縱拳殺害英差教會男
 女十數人大兵此來誓必痛加屠洗以報慘殺洋人之仇豈能
 不向前進大令曰廷藩台奉廷旨行事後即遵旨剴辦保定府
 拳匪殺者殺逃者逃城內所不去者僅有守職不怕死地方官

員與窮苦不能逃之百姓查陸地戰例城垣無人抵禦不可無
 故開砲轟擊我中國朝廷已派慶王李中堂為全權大臣聞大
 英美日三國亦已簡放全權彼此將議和停戰保府既不抵禦
 若無故轟城傷及無辜似非仁義行師之意傑曰雖然德怒未
 已此去不能無戰禍君等不必再履危地盍往天津避之大令
 答曰某等來時上司如何委付百姓如何哀求原望遮止大兵
 既不得請而自脫身避禍如使職何假如大國派員赴軍前議
 事議求成而私逸復安用此人耶傑聞言起立顧大令曰茲事
 重大須同見統帥議之統帥為誰英提督費思爾也傑乘馬先

行留印度兵吏護大令及呂君車輛距北河十里許洋兵一路相望大令僅上下五六人大敵當前馳行千軍萬馬之中非置死生度外殆不免心膽俱破矣既至傑為先容謁見賈帥於營帳前賈帥說照會之事應毋庸議聯軍赴保瓦大帥主之意將洩忿報仇清國國家誤信端莊剛趙諸人縱谷義和拳與各國開釁功使館戕德公使保定府又慘殺洋人殘忍已極何理可說言至此聲色俱厲德提督怒目直視奪取兵官手鎗欲加以無禮大令坦然曰使者奉官執白旗前來會議既蒙接待不能加害公法具在某等既來決不畏死傑彌遜從旁解免賈帥曰

君來會議所議何事大令曰議和停戰國之大事有全權在某等奉照會而來聯軍必欲赴保請以六事相約一各國兵至城外備有駐紮處所請勿進城一保定既無官軍抵禦請勿開礮轟城一省城文武以禮接待聯軍地方大小官員照舊兵職應照戰例仰賴客軍保護請勿占踞衙署一鋪商居民皆係循分無過之人例得一體保護照常生理勿加傷害一官中設有洋務局各軍糧台如需食用等物請簽洋單知會該局承辦勿任搶奪一保府向有同善堂育嬰堂全節堂各善舉公所戰例應得保護請統帥出示禁止兵擾賈帥曰中國行事無理何能講

到公法大令曰公法者萬國之所遵守宜有大國文教之邦違背公法作為無理之事賈帥顧傑彌遜參贊言姑如所約到彼見廷果再定參贊遂言聯軍至保察看動靜保府究有兵否大令答有巡守倉庫監獄兵四百餘名本非戰兵亦非守兵傑言果爾可在城外二三里內預備駐兵之所須能容二萬多人我軍購用食物公平買賣毋勞地方供應城內外婦女幼孩宜預令遷徙兵衆人雖尤恐鞭長不及諄囑再再大令等握手興辭賈帥撥印度兵護送十餘里外星夜馳還比曉抵省具陳大府籌備兵館接待聯軍一應事宜其查勘鐵路之法兵已先一日

到方伯以大令語悉交涉情形命常川在署每見洋兵統杜以德毆貝等必左右之二十三日英法德意四國兵將至聯帥要廷方伯出城相見大令為方伯預設應對之詞闔城文武齊集千佛庵茶屋傑彌遜見方伯語多責備廷公藉詞申辯德無屈大令見洋兵官就城四面規度礮台形勢因告傑參贊言於賈帥請如約是日兵不進城大令又見城內遍插法旗恐貽他國口實且極重關繫要語在屋諸公都未說及慮有變卦請示各憲親至統帥行營一一伸說傑彌遜問沈家本曾否縱匪答曰無之並將沈在保定府任內設法救護杜席兩教士出避安家

莊以及青吉連眷口五人被難新安沈派委員裴李倫馳往救
回兩事相告傑首領之洎莊保祿訴告沈臬台大公子習拳傑
白其誣卒賴解救得免大令與有力馬洋兵進城一二日舉動
有異大令稔知藩庫存有所雨金牌一具因白廷公向增大使
翰從庫取出密置車中攜歸鐵路局瘞藏僻處次日庫被封據
事定後大令稟明高兼藩繳庫故金牌至今尚存當兩垣監守
之日大令亟見傑彌遜竭力營救傑慰之曰庇拳害教廷不能
無罪沈當無恙簽子執照俾得出入沈公署守兵無復阻格藩
臬被困印信交府縣不敢收商諸大令毅然佩雙印以出請孫

觀察寄存局中斯時也府若縣皇皇然所與其處危城朝夕圖
事者孫觀察而外陳太守以培吳刺史燾呂大令增祥院大令
國楨暨大令數人而已大令不避艱險急公之難尤為傑參贊
所器重凡交涉之事欲商統帥者太尊悉以委大令遇事挽回
保全無算傑彌遜頌行語曰此城不碎君之功也部駟給賂大
令早識其詐九月十一日鐵路洋人先得京電四國公議廷方
伯等處分罪狀大令聞之請觀察同詣首府擬密遞消息諷廷
公使自裁僉感部駟言不知信至十五日而廷公之禍見矣設
使廷公早知事急自裁既免慘禍且不損國體惜哉大令言之

而不能達也迨高觀察兼藩篆孫觀察確臬篆皆倚大令辦事
多所咨決大令又因其同鄉陸觀察樹藩北來倡辦救濟善會
商請孫觀察捐募集貲在保定分設救濟公所護難友回南者
約千餘人是時洋兵四出搜括潰兵土匪到處竄擾紳民眷屬
避難完唐滿城等處山中者甚多欲歸不得大令仿製紅十字
旗乞德法帥發洋字護照分投接護多立公所分別男女妥為
安置貧者施衣求病者施醫藥死者施棺求嬰孩施種牛痘沿
城左近各義園坵塚遭毀壞者修葺之掩埋之數以萬計公所
同人雖各司所事而大令悉心經理事務歸實濟蓋具見義

必為當仁不讓履險如夷好行其德有如是者嗟乎大令亦需
次微員耳而不去而出其應變之才力濟危局功在保陽君子
之處患難亦何入而不自得哉

蘄庭嚴公家傳

王樹榮

公諱以烜字蘄庭晚自號同韜史歸安縣村人也幼穎敏年十二已畢讀十三經旁及子史百家之言肆力於詩古文詞成童時粵匪寇湖州略縣村家燬於賊無可棲止以船為家歲祁寒天大雨雪河渠盡冰舟楫不得通食幾不給而處之晏如時復手一編猶請不暇也壬戌夏湖州城陷由開陽橋遷後珠村繼復避地上澠娶婦吳氏時避難者疊集澠濱有物騰湧渚岸盡涸越二年甲子遷居寶山之真如鎮乃棄儒服實於澠南族以病中輟是年七月湖州克復於冬十二月始舉家旋里明年乙丑

學使者按臨湖州補行科試補博士弟子員是年六月生子鐸而婦以產厄亡越二月年孀娶李氏已而公尊甫遷懷臨海校官隨侍之任所居凡十有二年而尊甫捐館舍是年秋太夫人亦相繼謝世一歲中兩遭大故哀毀骨立幾不能堪公卑歲膺世變稍嘗艱苦及子鐸既成立補邑諸生亦出外教授館穀所入較豐姑稍營廬舍置田畝而公亦暇老矣公之為學堅苦卓絕獨行己意而見人一善則取之若不及其遽居後珠村也時則有鄭明經端璫為此隣賞奇析疑議論甚相得及從尊甫之臨海也時則有蔡主政以璚楊侍御晨楮庶常成亮葛主政

錄震政錯砥礪日學日以進晚年閑居故里一時知名之士日相過從者時則有若仁和孫榮校歸安邱含章鎮澁藍開勛諸暨蔡以成寧海章榘及從弟以威見於公之自叙者甚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曰麗澤之君子與朋友講習公平生以文雄於時其獲益於師友之助者蓋亦無方也成成以後公合時局之日非慨然有創立地方自治之意願以時機未至極議橫生擬設一嚴氏公學而卒不果光緒甲辰年六十有一年患風疾不良於行喟然歎曰平生碌碌無所建樹今殘軀病廢長此已矣乃盡發行篋中書終日兀坐手鈔月誦窮年不少休成

十六國春秋事略永歷播遷記其餘雜體詩數百首教課書若干卷曰吾非敢言著作也病軀撫惓聊娛歲月耳矣公擢風候凡五年而卒越二年族姪興莊都郎尚義而敢書尤篤於族誼謀刊公遺稿以公諸世因取公所著自叙一篇屬余論次為傳將載諸家乘以永其傳嗚呼以公之才之學使出而見用於世其所設施必有卓犖迥異乎人者孰使之顛沛貧困而僅以文人終老也豈非天歟

江蘇候補同知嚴公恭壽家傳

沈承熙謹誌

嚴公恭壽號鑑人歸安鹽村人也幼聰穎髫髻時適粵匪之難避地秦淮高郵公祖憲臺公嘗卽旅軒課讀授四子書琅琅卽成誦弱冠應丙子歲試補博士弟子員明年食廩饒越二年己卯陸取優貢又七年己酉登拔萃科明年入都應朝考不得志尋考取八旗教習時方盛暑因得咯血症醫治旋愈明年傳補鑲紅旗官學漢教習乞假歸省不果赴任無何就同郡沈仲復中丞之聘佐理幕府中丞絕器重之公工舉子業既屢薦嶽歐遂援例納粟以同知指分江蘇公性孝友家庭之內雍雍如也

既到省即板輿迎養先是公有子四人珣其二至是二子又相繼歿常怨：不樂而又恐傷父母之心每強為歡笑如平時然中飽鬱不辭舊疾復作時：咯血未嘗為父母言也公之仕於蘇也初為職局幫看負汴獄詳慎而案無留牘上游倚之如左右手以平反冤獄記大功二次旋調常州職局兼辦各防布捐諸事歷著勞績歲辛丑會常屬開孟德濠三河晏君公司總催工程事濠河工尤鉅土方數萬計日役千指河道久淤民間多所侵佔公婉言開導曉以大義民咸樂遷讓督率工役事必躬親沿河步行日數十里冒風雨犯寒暑紳民感公之勤咸德之

而公之力瘁矣明年春咯血又作夏四月復奉委接辦常州城外河工辭以病不許力疾從事德益愈甚旬知不赴亦置貝後事然猶不令父母知也歲暮旋蘇省親明年春遂以疾卒以族子嗣公工為文博通經史夢及詞章取青紫假魏科特意中事耳然竟不得志於有司青萍統綠見擢於薛卡之門此果何說耶然猶可解之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壽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孝是不匱永錫爾類以公之秉性純孝積善餘慶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苟蘇子曉有言天可必乎賢者不可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吾嘗推為定論

及觀於公之所遇而不能無髮於天矣夫以公之才之學之品
使之屈抑於衙宦不得一發抒胸中之意氣斯亦已矣乃厄其
遇又厄其壽至厄其後嗣天之報施義人果何如耶余勿即耳
公之文名已而續娶於嚴氏為君公之從妹故知公事尤悲宗
族鄉鄰咸稱公之孝弟無間言而遭際乃困厄若此余既深悲
公之遇且恐其平生行事久將湮沒而無傳也因論次其大略
以記之而卒無解於造物者之遇鑑人一何酷烈如是也

嚴氏女婦節烈合傳

偉異之人不繫世類譬諸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固也然亦宜盡
爾哉往予作沈烈婦嚴氏傳旁附嚴氏女婦二人未嘗不嘆嚴
氏多奇節而司空之遺澤遠也烈婦之父以方君讀之而整衣
斂容言曰此特君所聞耳吾宗之節蓋不止此因退而疏其略
又得女一人適陸婦六人下氏丁氏沈氏吳氏沈氏葉氏且曰
某幸誌之願君論次焉適陸者司空元孫女幼失母能自嫻於
禮不煩女師夫鎮故諸生貧甚遺二孤而卒求幾傭亦逝歲許
饑以哀毀餘生秦姑訓子隻身任其艱每中夜猶續紉督課憲

副邵甚聞而嘉之為作詩有白首三更淚青雲萬里心之句御
 史施某上其狀于朝旌閣賜粟帛年七十一而終鄉先生唐一
 卷誌其墓卜氏者司空七世孫婦夫用中諸生也卜年十七來
 歸十八而夫卒遺孤萬春教之力長亦為諸生與其婦相繼死
 卜復撫孤孫男或种孫女二或种並為諸生卜後篤老見諸曾
 孫有垂髫能文者輒喜為之加餐餐以紙筆特設酒般禮其師
 課藝偶拙必涕淚訓誡卒年七十七丁氏者即以方君王母而
 司空八世孫婦也夫學朱蚤卒舅姑年在耄耋二孤尚幼無田
 廬以為庇且多外侮轉徙無常所丁喜事舅姑生死盡禮教子

皆有立壽六十有四今以方君兄弟子姓繁衍而沈烈婦弱齡
 喪所天遂能慷慨捐軀豈非其流風餘韻哉沈氏者卜氏之孫
 种妻也种嗜學成疾病劇不輟吟誦死時其孤未周歲沈年甫
 二十五孝事祖姑備嘗荼蓼三十餘年而卒吳氏者夫廬芳年
 十九而孀紡績供姑張菽水至六十有五以壽終沈氏者夫爾
 元亦年十九而孀姑以家欲嫁之沈微聞焉乃闔戶自經吳氏
 沈氏與种妻沈氏皆司空九世孫婦也十世孫婦葉氏夫用卿
 亡舅誤言言謀奪其志葉亦自經以死夫未亡人守貞自矢完
 純白之操而遭逢險阻迫之不得不死如沈氏葉氏殆不幸中

之不幸歟昔李崆峒作六烈女傳得之祥符一邑猶咨嗟歎奇
馬剗萃于同宗哉至若卜氏沈氏祖姑孫婦先後輝映不尤為
門戶光乎然予嘗作嚴節婦席氏畫像贊亦司空九世孫婦也
而十一世孫女適范者夫亡子歿拜辭舅姑從容引決此予所
熟耳目者而以方不及焉則凡以方不及言而予未及聞者寧
盡得而論次之耶且諸節烈亦恨不得詳僅就以方所疏者
稍為敘述類而存之以見光遠有耀不愧家法云同縣曹大試
撰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
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六世孫也嘉
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適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
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飲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
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
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為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
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
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

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為置嗣及長娶
 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令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
 余昔嘗著論以為女未嫁人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
 王之禮也曾子問曰皆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
 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
 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
 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
 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
 祔不非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

繫於夫也先王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
 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
 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
 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
 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
 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為紂
 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
 舍孤竹之封而隱於首陽未有祿位於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
 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

取法於孔子而已矣歸有光拜撰

附錄張氏貞女篋中遺詩三十首

未識夫君面心從誓百年聞君才學士要顧一生全

天意有如窳難盡平生志一朝抱沈疴安心置無地

迢迢隔信音心思言難問徒有教君意無計不能詹

心下苦躊躇誓死無他移從君一片心唯有青天知

君未知妾心雖知亦難勸君見我父兄心下豈無恨

回首看床前竟無要到門妾知君此意難對父兄言

心事苦難提含淚不敢囑思量千百遍揮淚滴塗泥

惆悵一生事堅心志在一棄卻七年工報君妾志畢

兩兩路行人傳信君心悅舉首謝青天料妾心能決

一時要相見隔斷青山遠望妾不能來知君此際哀

詢問在時時料想難相見生死兩相關黃泉未能錢

思君要見妾嘆君心無極念君情意重付托有何職

子急頃刻時深閨卽得知伏枕悶嘿嘿活計難尋思

縱有王侯子終身難改換思量難上難痛哭肝腸斷

父兄憐妾心欲言苦相瞞嫌疑失一時遺恨垂千年

悔不登君舟親至君牀前攜君手同哭知妾心石堅

妾身任君庭君死魂悽悽思君勞入夢見君猶未明

心思求相識含羞不敢近洋洋如無情半言不相問

許君誓一生問君心中事大哭泰山傾使君瞑目逝

為君輕此生此生為君輕痛妾心成血思君宜痛妾

嘆君生命薄青年埋淺土二十天祿盡已死難補復

人言有鬼魂唯我道無是妾悲夙夜呼君何復充耳

環釵香無端有事不相顧孤燈寸影隨默默愁無數

早晚一爐香仰面訴青天日月皎當空照妾心貞堅

為君勤紡績為君成子孫但願君有靈甘心受苦辛

悲君君有覺哭君君不聞痛君不相識愁君無拜坟

一生為君愁終日為君憂憂愁皆為君君知妾心否

為君守空房為君堅鐵心為君成短篇眼前無知音

君在苗根在妾死枝葉枯寫盡人間紙青山唳鵲鳴

不怨夫君悞怨妾生時劣天地有時盡思君無斷絕

展據

熙五十一年壬辰三友

誠字行諱于選舊鈔本

明故嚴母吳孺人墓誌銘

侍御嚴君杰有母孺人之喪遣人以其兄貢士大觀狀來乞銘
會予入朝馬驚墮方卧疾長安里中謝不敏去而侍御再致書
甚哀曰夫子方以文學列國史載當世事敘述閭閻之幽行以
貽之其人為不朽杰章出夫子之門母死無以顯不恨獨恨無
一言表著于世杰雖從母地下不瞑矣臨遣對使者涕洟承
睫舌橋然而不能吐予發書問使者故悲其意乃叙而為銘按
狀孺人吳氏昔秦伯封于吳其後遂姓焉今三吳諸吳氏實多
其苗裔廟裡之吳能以禮義世其家三吳人稱之父諱鑑喜讀

書弗仕孺人幼而惠生其端重父嘗奇其女擇賢者配乃歸侍
御君之父夷陵學訓君初夷陵早孤嘗苦貧而吳故饒裕及孺
人歸獨脫去簪珥如貧家日夜躬績絳蠶織績織致微內趣夫
篤學厲志而外稍稍起其夷夷陵君學成知名三十年而意弗
第孺人弗憂曰是命也及子弱冠舉于鄉登進士高第孺人弗
喜曰是亦命也及子選為中書舍人又選為侍御孺人弗加喜
曰是近耳目之職未易稱也及子為侍御持法犯諱忌抗中
貴人忤強有力者聲聞或色變孺人弗憂曰是職也蓋其知義
識大體類如此性勤約自其子益貴弗改嘗與諸婢分功課作

食同最下者事等最勞者年且衰自喜益甚侍御深念之嘗欲
逖之京師弗肯疾且亟侍御方按邊夷陵君欲馳報亦弗肯逖
歿歿時無他言獨寄語其子勉竭忠義而已嚴固吳興甲族先
尚書公侍皇祖有大功勞世世復其家羅時天下得復者凡數
姓嚴首與焉逖近語族姓必曰嚴氏然嚴氏自尚書後卓然振
起于先有光實由侍御始侍御忼慨樹立能舉其官而謹身慎
行所至殆未可量者雖夷陵君之教孺人實有力焉予嘗數從
嚴氏諸子弟游侍御束髮執經于予及今且二十餘年既而予
女亦歸嚴氏每還謁予嘗試問其家範必稱池南始嚴氏族大

各以其所居名祀南者夷陵居也予聞古婦德不顯非遇大故
大節者史弗得書謂閭閻無繇知也然哲婦賢母家行足為世
訓者亦不得而述焉予既與嚴為通家好幸知孺人賢悲杰之
志義固弗可辭孺人生弘治丁巳四月八日歿嘉靖丙辰八月
有十二日享年六十歸夷陵君名灃以貢授夷陵州訓導弗之
任生子三長卽杰監察御史娶蔡氏次果次東學生果娶朱氏
東娶陸氏孫男三臣義果出臣節杰出臣忠東出孫女二長嫁
張承爵次尚幼杰等將以年月日葬孺人西臺山之親塋在尚
書公墓左銘曰東吳之裔碩且賢西臺之幽永以安大史勒銘

世弗說

族姪去愚繼配節義張氏紀略

節義張氏維揚人父某官于黔中康熙十七年族姪去愚以貿易至黔氏父見而心許以女妻之未幾氏父死去愚挈氏至湖南之晉市晉市乃水陸之衝去愚於此地坐賈行販康熙三十一年秋大水漂沒廬舍去愚因轉貿易交廣間同行者利其賢而殺之氏聞驚痛幾不欲生乃遣其繼子某深入谿洞尋夫骸骨并詞仇人廉得實將縛而鳴之官會遭苗變道梗仇人逃匿而夫骨終莫可尋事乃寢氏固決計東歸眾沮之曰爾夫在外三十年家無寸土無論道遠不能歸卽歸比子女四五口將安

所棲託今此土樂且豐奚若留之以待異日氏曰我夫死矣兩
兒尚黃口誰為教誨之脫一不成立南走蠻北走苗嚴氏一線
銷歸烏有矣且余結髮十七年夫不幸死於賊縱不能推刃置
仇人之腹余何棄此兒於蠻獠中耶取義之劇金助行裝而去
愚之友許君楚白為之倡贈金更厚又買舟同氏胞弟張德成
親送至里明日氏率子女廟見族之尊長為區畫其室廬衣食
其後子長女嫁壽五十而終稱完節焉叔鳴霄書

節義胡氏記略

節義胡氏廣東人恭字行元一妻也元一之父師道客居廣東
買廣西鹽埠為商且娶妾生子元一因告母與弟往廣東省父
父為擇配以故商胡惠連之母家法嚴肅聘其孫女配馬踰年
父歿元一為歸計偕至戚施閭章往廣西賣鹽埠歸卒于途氏
時年十六一動幾絕嘆曰吾翁與夫俱歿而骸骨不得返故土
安頓婦為夫有幼弟聽其流落他鄉亦婦罪也且吾為嚴氏婦
不能歸嚴以終身而苟安於茲何以慰吾翁吾夫于地下乃請
于祖母辭歸祖母立留而氏志終不可回其時施閭章與同寓

族姪斯際感其義遂具舟護送之氏竟扶兩柩攜幼叔而歸既
至家氏率叔拜姪與叔攜相見厝兩柩于祖塋上依姑以處姑
歿又依叔孀居家貧勤針指以度日年今五十有四肅字行義
涵識

嚴烈婦盛氏傳

婦以烈稱得毋傷於從容乎曰婦人苟知義而不有其身斯亦
可以愧夫丈夫之不能慷慨者矣又况慷慨之出從容耶此嚴
氏盛烈婦所以不可及也已曷為不可及也氏之夫曰雙瞻氏
之歸甫七日而殞氏而毀其生誰不謂之慷慨者氏則曰死易
耳我而死誰與葬我丈夫無兄弟矣更誰與為我夫葬我翁若
姑耳夫無子無猶子誰為永我夫之祀以永我翁若姑之祀由
是苦族族求立繼族之人僉曰宜乃以夫同祖弟雙和之子
廷榮繼繼立矣夫葬矣翁與姑葬矣氏而守其節誰曰不然氏

則曰我何忍以繼立立而竟不亡乎又安能以夫之葬與翁若姑之葬而猶求亡乎遂服酒而卒卒之日去夫之卒僅百日氏之死氏誠易易哉然而從容矣嗟乎彼慷慨以捐其生雖丈夫吾得而謂之烈矣彼氏之從容若此吾獨不得謂之烈也歎

年姻家弟費孝暹拜撰

嚴姚氏死義狀

姚氏烏程人世為農家父世昌母楊氏皆早故伯母錢撫之年十六歸于嚴氏夫名聚塘塘之父兆奎系出故明尚書西塞公後自其曾高以下棄儒務農至奎性尤朴愿生二子塘其長也婦始歸時不及事其姑奎之母閔猶在堂年垂八十矣見新婦少而惠甚愛憐之婦事閔克孝非汲水餉田禾當離左右是年冬塘暴疾死婦哀毀骨立勺飲不入口閔涕泣撫之曰汝已有身幸生男汝夫死猶不死汝母戚我婦匍匐從之閔八月而遺腹孤生今年四月孤竟以痘殤婦一慟一絕慘甚于其夫死時

翁營以蠶織宜得哀動鄉隣且吾家倚蠶以活爾若此誰佐老
 母治蠶者婦即止哭執蠶事如平常繰絲畢乃請歸審告其伯
 母曰兒所以忍而不從夫死者為育子延嗣續耳今嬰孩不
 育矣家貧翁年向暮叔又幼弱兒何所資以待老兒今死如得
 甘寢獨念翁遇吾有禮大母閨愛之如孫諸兄倘不諒而小有
 言是兒死重為嚴氏累而目終不得瞑也非伯母誰成兒志遂
 伏地不肯起錢察其志決援而應之曰諾臨別又囑錢曰慎勿
 洩也閏五月二十六日巳刻乘間自經死自領至履重重結束
 縫合無間先是奎營救孤雛延醫禱神費不少悵婦拙翁乏蠶

食資悉典嫁時之衣給之獨慙置一衣一裳曰是宜留下至是
 服之以卒其伯母錢聞之曰兒年僅十八弱不勝衣乃能行其
 志吾慚何如兵爰揮涕而理婦之前說以成其諸兄環泣聽命
 錢臨安分支年二十六夫亡守節今年六十有四

孝昌

距北奎里居五里而近隣人為說烈婦事不絕口

越數日奎之疏族叔杏以書來請狀以聞于

當事書與隣人言合而婦之本末始詳杏固不苟譽毀于

人者也謹條次其書詞如右同里年姻家費孝昌謹狀

節孝費氏傳

節孝費氏鳳林伍東嚴公第三子殿鳴繼室也殿鳴兄弟四人
長邑庠生字撫琴娶張氏婦夫早亡次兄星璇娶閔氏生子思
元季弟虹章娶屠氏不數年星璇及虹章相繼而死氏子歸時
翁已沒姑任堂甫逾年夫又慕亡無出氏誓以身殉姑指思元
哭而諭之曰爾翁惟此藐茲我老旦夕死非爾妯娌同心撫育
以延一脉我之祖不其餒而氏因飲泣不死守遺田僅數畝嘗
薪水不給閔氏屠氏時往母家度日氏獨晝夜紡績以事姑不
使凍餒族稱孝後姑沒思元患癰症醫藥罔效氏獨處十餘年

性寂默人罕覩其面值歲祲幾不能自存或勸鬻遺產氏不答
 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忽囑夫之從弟陞陞為盡賣遺產謀翁姑
 及夫葬費復請諸族長曰恩元病廢無以成家室未亡人無立
 錐地未敢妄冀但我翁不可無後願為夫兄長房立嗣取嘉之
 乃以堂姪憲廷為撫琴後并雙桃氏夫歿鳴馬是年十月旋卒
 蓋其蓄志任此故甘心窮餓不棄屋且若預知己之死期而先
 白己志也余念伍東公一生忠原而子孫靡有子邁天之報施
 何酷乃卒得卜宅夢延嗣祀者非氏之力不及此今氏與閨氏
 屠氏俱奉請族而氏之節彌苦氏之志彌深因特為之傳以

表之

教授修職郎杭州府新城縣訓導費端拜撰

嚴節母陳氏墓碣銘

嚴節母者姓陳氏湖郡城人東林山故家分派也祖詩字藻廷
雍正癸丑進士揚州府知府父丙字丹言國子生節母生賦淑
姿艸喜笑意以為否毅然執弗行其卑戚能特立已如此父母
絕愛之不同與凡子聞驥邠嚴氏有斗膽翁者鄉閭稱善人積
善必有餘慶其仲孫維鶴業儒因受聘焉年十八于歸年二十
生女一年二十七生子希琰市月而維鶴病病逾二旬卒母自
操不事侍夫絕粒求死其父母曉諭之日爾死誠烈矣然于孝
于慈獨有憾爾有姑年六十一有祖母年八十九爾死彌傷二

老人心爾有子未滿兩月爾死呱呱者奚恃從我言仰事億萬
竭爾力盡爾心庶可告夫壻泉下母曰聞命矣遂收淚進食外
事問兄公謹修內職勤操作奉姑祖姑先意承志得其懼心撫
布裘稍長與從兄步駟先祚就學學不成俾習持家為早授室
近者舊遠匪彝希波亦能承母訓持家井井可守成

嘉慶辛未母年五十八里鄰親族循例請

旌旣進詞而母始知之瞿然曰褒獎節婦

國恩也彼夫喪亂化離零丁寒餓而執節不渝者洵可風耳我
生長泰平有祖業稱素封有兄公可倚有孤可撫尚猶不安其

室乎我陳氏女嚴氏婦家風有任諸君子不我鄙夷俾邀盛典
實非我心其言磊落聞者偉之明年奉部覆又明年給帑

旌門兒孫羣從男女北望謝

恩節母花甲已周可娛老矣不二年兄公卒又五年長孫享事
故紛綯順時作達焚香禮拜垂十年語所生女與子婦曰佛成
貧嗔亦足以成家人道光己丑四月二十一日卒春秋七十有
六與夫君維鶴合葬道場山之隅維鶴字雲高國子生好學
能文科名不遂命子一希淶國子生孫二長桂芳先十二年卒
次錫疇國子生初節母之未笄也父病醫藥罔效刲股雜淶糜

以進病瘵夫刳股出於迫圻之誠其事過中韓退之鄂人對非
 之而傳記所稱宋元明人刳股刳臂甚且剔肝者滋多節母不
 因之增重姑附著之又嘗有讓田事瑣細不著錫疇乞余為墓
 碣銘余不能諛墓實直敘之而繫以銘曰
 道峯之別揚若曳旌有嚴者藏外史勒銘過者式焉知為節婦
 之瑩族子可均謹撰

嚴母沈太夫人家傳

王樹棻

太夫人姓沈氏其先世居歸安之竹墩後徙烏程之陸家灣遂
 為烏程人幼嫻姆訓年十九子歸同郡驥村嚴蟻看事舅姪以
 孝聞姊姪相得無間言中更粵匪之亂倉卒避地然得聞厥課
 誦子讀書不以亂離輟業也其治家勤儉有法度五十餘年如
 一日性寬和待僕媼從無疾言遽色自奉儉約一布衣雖敝猶
 御甘蔬食平時齋粥常居丰然性好施親戚故舊之貧無依者
 輒贖以應所求不少靳嘗誡子弟曰平生豐歉無常惟一儉字
 終身受用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毋見富貴之家一朝中落歟

苦不勝者驕奢之習慣使然也余尚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有
 云諱子仇書訓儉字最詳真言曰天子知儉則天下足一人知
 儉則一家足且儉非止節蓄財用而已也儉於嗜慾則德日修
 體日固儉於飲食則脾胃寬儉於衣服則肢體適儉於言語則
 元氣藏而怨尤寡儉於思慮則心神安儉於交游則匪類遠儉
 於酬酢則歲月寬而事業修儉於書札則後慮寡儉於干請則
 品望尊儉於僮僕則防閑省儉於嬉遊則學業進其中義蘊甚
 廣大約不外於葆蓄之道吾嘗以為言至言今觀太夫人一儉
 字終身受用之語何若是不謀而合耶文端又言治家之道謹

肅為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
 嘻嘻終吝嗃、近於頽頽然雖厲而終去嗃、流於縱橫則始
 寬而終吝嘗書一額曰惟肅乃雅懸諸居室以為訓太夫人之
 治家也大自冠婚喪祭之禮小至米鹽瑣屑之事莫不秩然井
 然有條不紊晚年得痔漏疾臥牀褥者六七年然猶部置家事
 纖悉畢備殆深有合於家人之義歟先是太夫人生三子長以
 芳其生也年月日時支宿值卯因稱為四卯官有夙慧年十三
 通十三經旁及蕭選作詩文多驚人語初學早世太夫人深勸
 之以芳既卒之年有六月太夫人方娠夜夢有人呼之曰四卯

宦矣遂生少子以盛鍾愛適他子以盛即覲侍先生也少聰
 穎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太夫人顧而在伺四卯官令作小秀
 才矣已而登拔萃科旋舉於鄉歷官牧令至郡守有惠政生平
 事蹟已詳國史館列傳茲不贅余往來京師猶得見覲侍先生
 即其言論丰采凡諸立身行道蒙世接物霄落：有大節知其
 得於母教者深矣太夫人之卒也覲侍先生嘗序其行事藏於
 家及先生捐館舍恆嗣廵莊都郎懇其久而失傳也以先生所
 為太夫人行述求囑樹棠為之傳自維譚陋烏足表揚太夫人
 之盛德顧平生服膺張文端之言以為可稱治家之金鑑而太

夫人之言論行事竟与之若合符節爰為之論次其梗概俾其
 後嗣子孫知太夫人之所以治家者雖似平淡無奇修正如布
 帛菽粟一日不可缺洵足以垂裕後昆而常昭法守也矣

亡室馮淑人事略

淑人姓馮氏系出始平先世自桐鄉遷烏程之晟舍遂為同邑
人父諱翥字德母氏徐賢有行生淑人時廢人貽芝州一本及
生眉目如畫愛之甚曰此我掌上明珠也故名曰艾珠稍長靜
嫻言笑能得父母歡生二十四歲來歸余孝謹一如在家時
姑性儉約體之無不至侍側色常怡如婉孌中姑聞不敢有毫
末自炫其於伉儷如琴瑟之調終始和且敬嗚呼若淑人者可
謂賢矣來歸之明年余北游有親在燕淑人奉一男未彌月而
殤過病時變法識起視大學堂于京師成豐留堂肄業者年餘

家書至淑人詳病不言而操作如恒時雅不欲以病貽遠人憂
 且辱衡學心也庚子夏拳匪亂京津余省皇從里淑人已病深
 入骨不可排療矣迨於六月初十日卒年二十七余之受堂
 家大人已筮仕直隸至淑人卒訖未修執斧禮臨卒前一夕猶
 垂涕執余手以末一觀君蜀顏色為恨云余游業未成以游學
 頻羈於外方倚淑人侍北堂含笑慰余悵母恩乃日月幾何天
 遽奪之良匹則余今日之悲者固不獨鰥居之痛也已光緒辛
 丑秋仲歸安嚴啟豐述

宣統庚戌余奉諱家居新秋無事廬月囊箱檢得是稿自戎

不見於今十二年矣感懷杖劍能無撫傷猶憶當日酷暑長途
 午夜旋里家中方心驚風鶴目斷燕雲堂上倚門閨人緘恨
 乍見之時疑夢疑幻而馮淑人竟以不材留滯京師憂念成
 疾賞恨而終嗚呼忝望慶國精衛填海望夫化石此恨何如
 今者春明踈伏孤露自傷裴航雖已成家令威早經化鶴痛
 定思痛觸我牢愁而已七月二十八日啟豐記

讀書齋寫本

讀書齋寫本